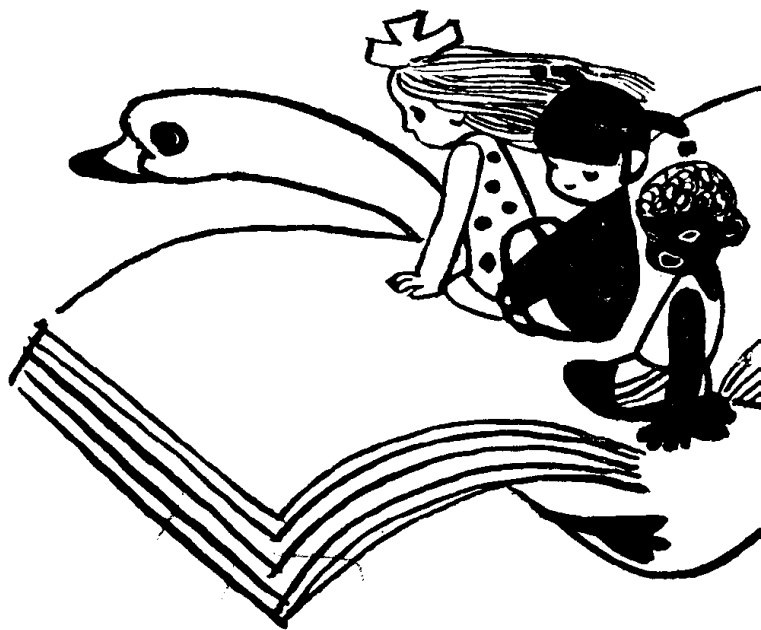


当代世界儿童文学译丛



江苏省儿童文学创作研究会编

苏联儿童文学选

刘璧子 范 彬 曹绶西 译

封面 扉页
插图

朱成梁

苏联儿童文学选

刘璧予 范 彬 曹绶西 译

江苏省儿童文学创作研究会编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镇江前进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7.375 插页2 字数146,000

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,000册

书号: R10100·603 定价: 0.57元

责任编辑 黄天戈

目 录

白衬衫	1
出卖	14
霞霞	22
我的朋友斯焦普卡	50
廖利亚和米尼卡	73
请打电话，请到我家来	101
空中旅行	133
给孩子讲的故事	168
会说话的小乌鸦	187
译后记	233

白 衬 衫

弗·库罗帕托夫

我有一个哥哥叫亚历山大。他去打仗，就没回来。是在哈里科夫附近的一个地方失去音讯的。现在在这儿还保存着一张他的大相片。同时我还记得一件与哥哥有关的事情，这是我从父亲那儿听来的。现在我就把这件事讲给你们听。告诉你们我是怎么听到的……

这是在我八九岁的时候。一个冬天的早晨，我被敲门声惊醒，大门立刻带着一股寒气，象撕裂一块粗麻布似的，咯吱一声开了，有人跨进门槛，接着门又砰的一声，关上了。

“你们好！”

我从声音听出，这是克拉娃·索洛米娜阿姨。我立刻撑起身子，把花布帐子撩到床背上。我很想知道，今天克拉娃阿姨会给我们带来什么。也许，舒拉到底还是来信啦？也许，又找到他啦？不是有一些人找到了吗？甚至连那些听说已经被埋葬的人，又突然活了，而且身体健康。而我们的舒拉却什么消息也没有。他是杳无音讯啊。而我，也和父母亲一样，每天都在等哥哥回来，哪怕捎封信来也好啊。一天又一天，一月又一月，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，可我们一直在等啊，等啊……也许，就是

今天？

克拉娃用她那弯曲不灵便的手指（显然，她的手指冻僵了）在空油布包里摸了半天，掏出一张纸，交给了父亲。父亲坐在放在小凳子上的箱子旁边，正在修理集体农庄的马具。

“这是什么？象是一张传票？”

“到哪儿去？”母亲警惕地问，她从父亲肩膀上把那张纸瞅了一眼，但什么也没有看懂，因为她一个字也不识。

“到警察局。到侦察员那儿去。”父亲说。

“我的老天爷啊！”母亲害怕地惊呼了一声，她胆怯地、央求地望了望克拉娃阿姨。“也许，这不是给我们的吧？”

“都送到我们家来了，怎么会不是给我们的，”父亲喘着气，断断续续地说。“坐吧，克拉芙季娅，暖和一下。真冷得厉害……‘作——作为见——见——证人……’这是关于兔——兔——兔子的事。”

“我还以为出了什么倒霉的事呢，”母亲稍微打起点精神，走到炉子跟前，炉子上烤的热土豆正在愉快地吱吱作响。

“米什卡和瓦西卡瞎胡闹。现在大概要判刑了。”克拉娃阿姨坐到长凳上，两只脚碰打着，她的脚也冻坏了。

“那是当然。一定要判——判——判刑的。这种事还能由着他们干，”父亲把传票放到桌上。

我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事啦。

十一月底，已经是成年人的米什卡·斯克里亚宾和瓦西卡·涅恰也夫晚上潜入区消费合作总社的司机斯塔尼斯拉夫·鲍勃洛夫斯基家的兔子窝里偷了四对家兔。他们打算养兔子

啦。斯塔尼斯拉夫不知是因为风，还是因为什么其它的事走出了屋子，他发现了从兔窝到栅栏门之间的脚印。那天晚上下过一场小雪。斯塔尼斯拉夫拿上火柴就跟踪追迹而去。走到我们家门口，他的火柴用光了。鲍勃洛夫斯基敲开了我们家的门，讲明情况，说要火柴。父亲给了他一盒火柴，他又继续跟踪。脚印一直把他带到涅恰也夫家。他敲了涅恰也夫家的门。瓦西卡的母亲涅恰伊哈走了过来。

“谁呀？”

“不是外人。瓦西卡在家吗？”

涅恰伊哈踌躇起来，过了一会儿才说：

“不在家。不知到哪儿去逛啦……”

“无论如何，请你开开门。”

涅恰伊哈无奈，只好把鲍勃洛夫斯基放进屋。瓦西卡和米什卡躺在床上。

“小伙子，睡觉了？”斯塔尼斯拉夫问。

“嗯。”两个小伙子一起回答。

“你们怎么穿着衣服睡呀？连外套还穿着就睡？真是怪事！炉子后面的口袋里是什么？还动呢。多么怪的房子……”

涅恰伊哈泪流满面。她拚命讨好鲍勃洛夫斯基。她说，孩子们是因为年轻不懂事，是瞎胡闹。她把瓦西卡和米什卡痛骂了一顿。然后又央求斯塔尼斯拉夫原谅这“两个笨蛋”。鲍勃洛夫斯基拿上自己的兔子就走了。

不久，瓦西卡和米什卡就被逮捕了。

“要是瓦西卡判了刑，涅恰伊哈可怎么活下去啊，她又是

个有病的人，”克拉娃阿姨同情地说。

“就是该判这种人的刑，”父亲肯定地说。

“瓦西卡这小子倒还可以。这都是斯克里亚宾，这个该死的东西，就是米什卡把瓦西卡带坏的。”

“现在议论这个有什么用？现在他们两个人谁也脱不了身。”

“我是说，我可怜涅恰伊哈，”克拉娃阿姨忧愁地摇着头。

“有什么可怜的，”父亲冷冷地说，用锥子在系带上戳着。

“她要伤心死啦。终究是母亲呀……”

“她不是他的母亲，克拉芙季娅，”父亲用力把针戳进了锥子钻过的洞里。

“怎么说不是母亲？怎么不是母亲？”克拉娃阿姨为涅恰伊哈感到委屈。“费多尔·佩特洛维奇，你干吗要这么说……瓦西卡要坐牢，那是他罪有应得。可是老太婆为什么要受这份罪呢？又不是她叫他去偷兔子的。”

父亲什么也没说，他缝完了马具的系带。

“是米什卡把瓦西卡带坏了的，他用系狗的皮带把他带去的。斯克里亚宾一家人都是小偷，他们还把别人也引诱了去干坏事……”

“克拉芙季娅，你还记得，一九三三年秋天我们到这儿来的时候的情景吗？”不知为什么父亲突然问起了这件事。

“怎么不记得？都记得。我们当时住在土窑里。”

“土窑比洗澡间还小。而我们一家六口。没有吃的，没有穿的，什么都没有。”

“知道。怎么能不知道。”

“你并不知道全部情况。”父亲回过身朝我说：“小儿子，睡醒了吗？”

“那时候大家都过得不好。那是个饥饿的年月啊。”

“那就请你听听吧，”父亲又瞥了我一眼，仿佛也要我好好听。“秋天我们到了这地方。我们两人自己和大一点儿的孩子到集体农庄去挖土豆。谢天谢地，收成还不错。我们也分到一些土豆作为报酬。这样，我们就把土豆储存起来准备吃到春天。后来我和舒尔卡，那时他已经十四岁啦，在医院里找了些活干。我粗、细木匠活都干，还改装炉子。舒尔卡挑水。晚上上学。学校很远，甚至要经过一片树林。回家总要到夜里。有一次晚上来了寒潮，下了雨，后来雨又转成雪。简直是真正的冬天到了。而舒尔卡上学时只穿了一件外套，没穿袜子，又没戴帽子。我想，这么坏的天气孩子一定会冻着，要冻病啦。我和他母亲坐在桌旁等他。我们仔细倾听外面的响动。孩子们也没睡，也在等舒尔卡。外面风狂雨暴，仿佛大祸就要降临了……”

“爸，我也没睡吗？”我问。

“你？小儿子，那时候还没有你呢。你还没生呢……前堂里有响动，母亲走到门旁。我们的舒尔卡回来了。谢天谢地，总算回来啦。可是他衣衫褴褛，浑身精湿，冰冷，看上去真叫人心痛。真不忍心看他，克拉芙季娅……母亲忙开了，从炉子上端下一个铁锅，倒了一碗土豆，切了一块面包。她说：‘吃吧，孩子，到炕上来烤烤火。’

“可不知为什么，舒尔卡站在门旁，踌躇不前，他害怕地一

会儿望望我，一会儿望望母亲。

“我说：‘你怎么啦，孩子？坐下吧，孩子，吃吧。’

“‘妈，’舒尔卡胆怯地说，‘刚才在路上我捡到一件褂子。您用它给我改件衬衫，十月革命节穿吧。’于是他从怀里掏出一团白色的东西，把它递给母亲。

“母亲刚准备伸手接，我说：

“‘等等，’我问舒尔卡：‘儿子，你是在哪儿，在什么好地方捡到的？’

“‘在俱乐部旁边。它掉在沟里。我就拾了起来……’

“‘是这样，这样……可俱乐部，’我问，‘对面住的是谁？你知道吗？’

“‘是瓦萨·瓦西里也芙娜·特卡切娃，’他答道。

“‘对了。她在哪儿工作呢？’

“‘在医院。’

“‘是在家给人家洗衣服的。对不对？’

“‘是的。’

“‘那你为什么说，你捡到一件褂子呢？’

“‘是捡到的，爸爸！我发誓，是捡着的！它在沟里。真的……’

“‘不用对天发誓，孩子。这是多余的。我相信你。你是在沟里拾起来的。只是你不该把它带回来。’

“‘那应该送到哪儿去？妈妈可以给我改件衬衫，或者给玛尼娅改件连衣裙。’

“‘不，孩子，不给你改衬衫，也不给玛尼娅改连衣裙。你应

该马上把这件衣服送到它的主人手里。是风把它吹跑的。大概，瓦萨·瓦西里也芙娜已经在找它啦。’

“‘可是，爸爸，谁也没有看见我把它拾起来……’

“‘没有人看见又怎么样呢？反正这件褂子不是我们的。快去，把它送走……’

“舒尔卡低下头不说话了。

“‘你没听见我跟你说什么吗？’

“‘我一定把它送走，爸爸，不过，最好明天去。现在太冷啦。’

“‘我知道冷。不过，舒拉，明天就太迟了。现在就送走。’

“‘树林子里怪害怕的。我怕。’

“‘可是你回来的时候，怎么不觉得害怕呢？’

“他什么也没说，哭了起来。

“这时候母亲来数落我了。

“‘孩子都冻僵了，简直都冻得变颜色了，你还要赶他出去！明天早晨再让他送吧……’说着就哭了。

“‘明天早晨不行，马上就走！’

“‘哪怕让他吃点东西也好……’

“‘等他回来，再吃也行。’

“‘你的心也太狠啦，简直是块石头！这是什么老子啊！’

“‘孩子，快去，’我把门给他打开。舒尔卡走了……”

父亲住口不说了。他一只手上拿着一根大针，另一只手的手指在解着盘成八股的一团麻线。我看着他做这件事，心却由于对哥哥的同情而紧缩起来。

我想：唉，舒拉，舒拉，你要能机灵点多好。你就走到几步远的小河边，把褂子往水里一丢，它不就漂走了吗。你自己再躲到一个没风的棚子里等一段时间，然后再回家，不就完了吗？

可是不然，父亲是骗不了的。

“舒尔卡走了，我追着他说：‘明天我要到瓦萨·瓦西里也芙娜那儿去问她的褂子够不够数。’

“舒尔卡走了。外面风啸雨狂。我们可怜的小土窑被吹得不时发出叽叽轧轧的声音。天气越变越坏了。母亲坐到门槛旁边的箱子上，哭着。不光是哭，是边哭边数落我。把我痛骂了一顿。睡在炕上的孩子们也大声哭了起来。我坐在桌边，看着母亲给舒尔卡放在桌上的带皮的土豆，也……也差点哭了。我想象着，我的舒尔卡正走过小河上的桥……经过牛棚……走进了树林……而树林里真叫人感到害怕。别说是个孩子，就是成年人这种时候在那儿走也要害怕的……也许，不该让他现在去，也许该等到明天早晨？”

父亲的头低垂在马具上，不过，他没有缝，他在用手指抚摸着皮带，在思考着什么。克拉娃阿姨也在沉思。母亲靠在热炕上，忧伤地看着蒙着霜的窗户。

我还躺在温暖软和的被窝里想象着：我的哥哥舒尔卡在那狂风暴雨的天气里在老树林里走着……

狂风把雨和雪吹打到他的脸上，撕破了他外衣的下摆，好象要把那件医院的白大褂夺走，这件大褂舒尔卡当然并不是偷来的，他是在俱乐部旁边的沟里捡到的。他那双又瘦又湿的

鞋子早已冻成冰块，他的脚趾不时抽搐。舒拉不止一次地被突出在地上的树根绊着，摔倒，爬起来又朝前走。后来他又往回走，还要穿过这个树林。

小猫瓦夏在我旁边睡得直打呼噜，就象开动一架玩具拖拉机似的。床头灶里的劈柴在轻轻地劈啪作响。这一切使我更加清晰地感觉到我的哥哥舒拉在树林里是多么冷，多么孤单，多么害怕。

父亲驼着背，继续翻动着马具。站在炕边的母亲擦去了流到面颊上的眼泪。克拉娃阿姨凝视着，一声不吭，满怀忧伤。大概，他们也都想到了那个秋天的夜晚在树林里走着的舒拉吧。

“而我觉得，克拉芙季娅，好象我把孩子打发到遥远的天边去了，”父亲又说了。“我的心抽痛着，克拉芙季娅，真痛啊。你是当母亲的人，你能体会，人们多么心痛自己亲生的孩子。我想，大概，我真把儿子害死了。他回不来了。外面狂风在悲惨地呼号着，呼号着。仿佛世界的末日就要来临了。大概天都快亮了，可他一直没回来。”父亲的双肩一起一伏，他深深地叹了口气。“我想，应该去迎迎他，或者去找他。于是我站起身来打算走，这时突然前厅的门咯吱一声……舒尔卡回来了。当我看到他，我真想扑倒在他面前。难道这是我的舒尔卡吗？……

“‘怎么样，孩子，’我问，‘褂子送去啦？’

“‘送去啦……’他站在门旁说。

“‘好样的，’我走近他，抚摸着他精湿的头发，‘现在坐下来吧，吃吧，吃吧，好儿子，吃完了上炕睡觉。明早咱们一块去上工。’”

“事情就是这样，克拉芙季娅。你认为我是什么人，就是什么人吧。是个残忍的暴君，是仇敌，是个恶魔？她，”父亲指着母亲说，“在舒拉走了以后，就是这样叫我的。”

克拉娃阿姨朝父亲瞥了一眼，低下头，严肃地沉思着，点着头，后来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
母亲在桌上放了四只匙，开始切面包，她对我说：

“洗脸去，马上就要吃早饭啦。”

“我一早起来，”父亲又接着说，“叫醒了舒尔卡。我以为他大概要生病了，因为他发烧了。可他没有生病，象是一点事也没有，老天爷保佑。这么说，我们可以去上工了。我们收拾好，坐下来吃早饭。刚坐下来，有人敲门啦。瓦萨·瓦西里也芙娜走了进来。

“‘你们好！’她还没迈进门槛，就叽里呱拉地说了起来，她原本是这么一个爱饶舌的人吗。‘哎呀，费多尔·佩特洛维奇，哎呀，洛季奥诺夫娜！瞧，我特地来登门道谢啦！你们的舒里克可真是个有出息的好孩子，简直太好了！昨天半夜有人敲门。我开门一看，舒里克说：‘瓦萨大婶，我刚才在沟里捡到一件褂子，大概是您的吧？请您收下。’唉，舒隆卡，要不是你把这褂子送回来，孩子，要不是你给我，’她抱着舒尔卡的肩膀，‘否则，唉，要知道，这是乔斯诺科夫的褂子，是安德列·瓦西里也维奇的，是我们医院主治医师的。他这个人甭提有多么厉害啦！要是把他的白褂子丢了，我真不知道，他会把我怎么样。肯定要倒霉的。不知道该多倒霉！谢谢你呀，舒隆卡，也谢谢你们父母亲，谢谢！要是让另外什么人捡去了，事情就糟了，我就该倒

霉了。你是我的救命恩人!’说着又亲了一下舒尔卡的额头。”

“你看!”父亲愉快地笑了起来,幸福地看了看我。我这时已坐在桌边的凳子上,手里转着匙子,正等着母亲把煎土豆端来吃呢。

父亲继续说:

“瓦萨·瓦西里也芙娜说完了,滔滔不绝地说完了,感谢过了,就打开皮包,拿出一件衬衫,已经很旧了。这件衬衫新的时候可能是天蓝色的,可是现在颜色已经完全褪掉了,成了白色的了。

“她说:‘我的格那沙已经穿不下了,他现在去当兵了。拿着吧,舒隆卡,你拿去穿吧。这是送给你的一件小礼物,表示我的感谢。’

“说着,把衬衫塞给舒拉。舒拉不敢接,一会儿看看我,一会儿看看母亲。我对他说:‘拿着吧,既然你应该得到,好儿子,就不要拒绝,收下吧!’舒拉就说了声谢谢,收下了。瓦萨·瓦西里也芙娜又拿出一双结好的绒线袜子。她说:‘这也给你。外面已经是冬天了。’

“就是这么回事。”父亲用他那慈祥愉快的眼神望了望我。父亲这快活的目光以及这桩事情的完满结局使我内心感到很是高兴。

父亲又继续说:

“孩子们都醒了,我没有发现,他们是怎么醒的,大家从炕上望着,个个容光焕发,他们都为舒尔卡感到高兴。母亲也很高兴。我呢,克拉芙季娅,也很高兴。一切都很好,大家都很高

兴。我说：‘也谢谢你，瓦萨·瓦西里也芙娜，请坐下和我们一块随便吃点东西，喝点茶吧。’

“她说：‘吃倒是吃过了。不过，喝点茶我是不拒绝的。’于是就在舒尔卡旁边坐了下来。”

“小儿子，就在那时，”父亲转身面对着我，他的脸一下变得很是严肃，甚至冷酷，两眼的高兴神情已经消失，但仍然是慈祥的。是严厉而慈祥的。“那时候，我对孩子们说：你们用自己的劳动、汗水所获得的东西才真正是你们自己的。用其它方法是不行的。你们要知道，吃别人的面包是填不饱肚子的。穿别人的衬衣也是暖不了身子的。窃取别人的荣誉会使你感到羞耻，别人的不幸对你们也会变成灾难。只有你们自己的才应该为你们所有。只有这时，你们才会生活得心安理得，快快活活。我现在对你们说这些，等你们将来有了孩子，你们也要对他们讲这些。这些是我父亲教导我的，而我的父亲是他的父亲教导他的……”

小屋变得十分安静。只有墙上的挂钟在滴嗒滴嗒地走着……

“全部情况就是这些，”父亲把马具抛到箱子上，站起身来。“怎么样，身上暖和了吗，克拉芙季娅？坐下来吃早饭吧。”

“我已经吃过早饭啦。”

“也许有人看见你吃了，可我没看见。宽宽衣服吧。你能来得及。你送得完这些邮件的。这里面如果给谁带去快乐，他一定会得到的。如果要给谁带去痛苦，就让他稍微晚一会儿收到吧。等我们吃完饭，我还要上侦察员那儿去。”

“可你能给他们出什么样的证明呢？”母亲问。

“我知道什么，就证明什么。绝不说多余的话……”

选自《青年近卫军》杂志1979年第7期

出 卖

谢尔盖·沃罗宁

这是一个发生在很早以前的故事，但它今天仍然有教育意义。

下课铃响了。回家啦，回家啦！就在这时，门开了，一个高年级学生的脑袋探了进来：

“奥涅金，到校长那儿去！”

这虽然不是叫我去，而是叫任卡，但是我却发抖了，脸红了。我知道为什么要叫任卡去，是我出卖了他。我并不愿意这么做，但事情就这么发生了。现在只得提心吊胆地指望一点：但愿他不会从校长那儿知道，但愿一切仍然如大转折以前那样：一切依然如故。他名叫叶甫格尼·奥涅金。因为他是一个弃儿，谁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就用了亚历山大·谢尔盖也维奇·普希金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名字，以资纪念。虽然任卡才十二岁，可他烟抽得很厉害，就是在课间大休息时，在厕所里也贪婪地抽我从父亲那儿偷来的烟卷。有一次，和我们一起在厕所的还有五个人，但抽烟的只有任卡一个。突然，教务主任进来了，他是一个清瘦的高个子，戴着黑眼镜。虽然除任卡以